

三 人

著 基 爾 高
譯 源 黃



行 發 店 書 活 生

人 三

著 基 爾 高

譯 源 黃

行 發 店 書 活 生 地 各

月 八 年 七 十 二 國 民 華 中

人 三

每冊壹圓陸角
外埠酌加郵費

印刷者

著者 譯者 發行者

生 活 印 刷 所
 天宜桂上西重廣漢
 水昌林海安慶州口
 南萬貴長馬武漢交
 鄭縣陽沙坊庫民通
 南衡昆成門街北路
 昌陽明都二十五六
 香六蘭梧五十一三
 港安州州號號號號
 生 活 印 刷 所
 黃 高 爾 基
 源 店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(S)版初月八年七十二國民華中

在凱靜茲那一帶森林中，散散落落的有許多荒墳，墓中腐爛着一些擁護古信仰者的遺骸。其中有一個名叫安諦波的，至今還有好些關於他的故事，流傳在凱靜茲的村落中。

安諦波·勒納夫原是個貪婪的富農，他一心享受了五十年的世俗的歡樂之後，便陷入深思，變得非常憂悵，以致終於棄了家庭，退隱到林中。他在一個深谷的邊緣親自築了一間茅屋，在那裏住了八年工夫；一年四季，無論什麼人，不管是親族或是朋友，一個人也不准跑去探望他。有時有人在林中迷了路，偶然闖到安諦波的屋邊，便看見他跪在門檻上禱告着。他因為禁食禱告，身體變得又瘦又弱，而且披散了頭髮，活像一隻野獸——

那樣子看來非常可怕。他隨便看見什麼人，就起膝站了起來，默默地對來人深深地行個禮。假如你問他林中的出路，他便一聲不響地用手指方向，再深深地行個禮；然後回進茅屋，隨手帶上了門。在這八年間，曾經有許多人遇見他，却沒有一個人聽到過他的聲音。他的妻子兒子不時去探望他，給他帶些喫的穿的去。可是他對他們，也只是默然深深地行個禮；在整個的懺悔期間，他始終沒有對他們說過一句話。

有一年，政府下令要把所有的隱廬統統拆去；安諦波就在那一年死的事情是這樣的——

警察署長領着部下到安諦波的茅屋來的時候，他們看見安諦波正跪在茅屋中央在默禱。

「噲！你這傢伙！」署長大聲喝道，「走出去！咱們是來拆你的窠的！」可是安諦波不理他。署長嚷了又嚷，那老頭兒却始終沒有回答他一聲。於是署長便吩咐部下，叫他們扭住安諦波的頭髮拖他到茅屋外邊去；但是他的部下一看老頭兒依舊在虔誠地禱告，一

點兒也不注意他們，使爲他的信心所驚服，都沒有聽從長官的命令。於是不得已警察署長只好吩咐部下先拆下茅屋，他們這才默默地動手去掀屋頂，但是很小心地，深怕傷害了那老頭兒似的。

斧鉞在安諦波頭頂槌擊，木片擊碎了落到地上，錚錚的響聲在林中起着迴響，驚動了茅屋四週的飛鳥，樹上的葉子也戰兢兢地打着抖索。可是那老頭兒，却依舊若無其事地禱告着。他們已在動手拆柱子了，但是那隱者仍然是一動不動地跪着。直到最後的幾根柱子倒了，署長趕上去扭住他的頭髮，這時候，安諦波才抬頭望着天空，向神囁喃着：

「大慈大悲的主，饒恕他們罷！」說罷往後倒下去便死了。

這事情發生的時候，安諦波的大兒子約谷是二十三歲；最小的兒子但倫斯是十八歲。約谷外貌極美，體力也很好，孩提時，就被村裏的人取了個「蠻不約谷」的渾名，待到他的父親死時，他已是本地最放蕩最會鬧亂子的傢伙了。無論是他的母親村長鄰舍，誰都見他叫怨；他們縛住他，監禁他，用赤楊條鞭撻他，但是這一切都不能矯正約谷的野性。而

他呢，也覺得愈益難以居留在本村的迷信者之間了；他們都安靜得像鼯鼠似的堅守着古舊的信仰，厭惡一切革新的事。約谷却抽煙喝酒，穿德國式的服裝，從來不參加禱告和集會，有時村裏的一些正經人常常勸戒他，他往往冷笑一聲，答道：

「再等一下吧，可敬的老伯伯，萬事都一定有一個滿盈。等我的罪孽犯到了頭，我會懺悔的。但是現在——却未免太早了。你們不必提起我的父親——他犯了五十年的罪惡，祇懺悔了八年。我的罪惡，還不過像新雛的羽毛，且等罪惡長滿到像烏鴉的羽毛一樣了，那才是該懺悔的時候。」

村裏的人往往稱他爲『邪教徒』，他們是那麼地恨他又怕他。約谷在他父親死後兩年光景，便結了婚。他在放浪生活中，把他父親刻苦了三十年而積蓄下來遺留給他的錢，統統化光了，所以在本村是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的。後來他在遠村裏找到了一個漂亮的孤女做妻子，把父親的蜂房和兩匹馬賣了充結婚的費用。他的弟弟但倫斯，是個駝背胳膊長長的，他胆怯寡言，從來不和阿哥起衝突的；他的母親害着病，躺在

暖炕上，常常用不吉的嘶啞的聲氣嚷着：

「你該死的，爲你後世修修，懺悔懺悔吧！」

「不要耽心，媽媽！」約谷往往這麼回答她，「爸爸會在上帝面前替我說好話的。」

約谷和他的妻子安安穩穩住了一年光景；他甚至還做了點事情，但不久就拋棄了，又過起放浪生活來。有時一連離家幾個月，回來時精疲力盡，衣衫襤褸，餓着肚子。過後約谷的母親死了；在母親殯葬時，他喝醉了酒，他把不共戴天之仇的村長打傷了，因此便下了獄。釋放之後，他光着頭再出現在村裏的時候，性情比先前更陰險凶惡了。村裏的人更加憎恨他，甚至牽連到他的家族，尤其是對那素不干犯人的駝背但倫斯，他從小便是給全村孩子們開玩笑的。約谷被叫做「犯人」，「殺丕」，而但倫斯則被用「精怪」，「妖巫」這類形容辭來辱罵。但倫斯受着這種嘲罵侮辱，一聲不響就算了，可是約谷却公然恫嚇他們：「好等着吧！看我怎麼對付你們！」

約谷四十歲那年，村中失着了火，他因爲有縱火的嫌疑，便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。

約谷把自己的妻兒丟在但倫斯肩上，他的妻，在火燒時發了瘋，一個十歲的兒子伊利亞，是個身體強壯，頭髮烏黑，少年老成的孩子。這孩子一到街上，別的小孩子都來追趕他，投他石子，而成人們便這樣說：

「喔，你這小鬼！孽種！不得好死的！」

但倫斯不能做吃重的工作，他本來是個小販，賣些柏油、棉花、針和各種雜貨；但是那次火災，蔓延到半個村莊，毀壞了他們的小屋和他所有的貨物；所以他在事後檢點一下，他全部的家私已只剩一匹馬，和四十三個盧布了。但倫斯看到這般情景，知道再也不能在村裏住下去了；於是把嫂子委託給一個窮苦的婆子，講定每月貼她五十個戈比，自己買了一輛舊馬車，把侄兒放在車上，決心到鄰近的城市去；他想到那裏去找一個遠親潘屈羅哈·菲利蒙諾夫，是一個飯店的堂倌頭，他可以幫助但倫斯的。

但倫斯像竊賊似的，在夜間偷偷地離開了故鄉。他默默地駕着車去，一對烏黑的大眼睛，不時地回頭去看。馬兒踱步似的走去，車子却顛簸得厲害，伊利亞埋在乾草堆中，

樹椿。

一會兒就沉入孩子特有的熟睡中了。到了夜半，一個狼嗥似的陰慘奇怪的聲音把他驚醒過來。那晚夜色淨明；馬車歇在林邊，馬兒在近處嚙着沾露的青草。一株高大的松樹，樹顛已經斷去，遠遠的矗立在田野間。它離羣孤立，好像從林中撲棄出來的一般。那孩子張着銳利的眼睛，徬促不安地向四週望望，尋找他的叔叔。在深夜靜寂中，可以清晰地聽到馬蹄踏到地上的遲鈍的聲音，和馬兒沉重的鼻息，還有那使伊利亞聽了害怕的凄慘震顫的怪聲。

「叔叔！」他輕聲叫着。

「唔？」但倫斯急忙答應他；那嗥聲突然停止了。

「你在哪兒？」

「在這兒，不要怕，睡吧！」

伊利亞看出他叔叔坐在樹林邊的一個小丘上，在黑暗中望去，他煞似一個截斷的

「我怕，」孩子說。

「唔，什麼事？有什麼可怕？這裡祇有我和你兩個。」

「有人在喊啊！」

「是你做夢吧，」駝背鎮靜地說着。

「但真的有人在喊呢！」

「唔，那是狼嗥——很遠的；睡吧！」

但是伊利亞再也睡不着了。他覺得四周沉靜得可怕，並且那淒慟的呼聲，依舊在耳邊響着。他仔細朝四周一看，見他叔叔正對着遠遠的林中山巔那面凝望，山頂上築着一座有五個圓屋頂的白色教堂，輝耀在一輪大的圓月底下。伊利亞知道那就是羅穆達諾維基教堂，離此兩俄里，在他們這兒和教堂之間，靠近山谷那邊的，便是他們的啓典那村。

「我們沒有走多少路哩，」他沉吟地說。

「什麼？」叔叔問道。

「我說，我們還是繼續前進的好，也許會有人從那裏追來呢。」

伊利亞懷恨地向着自己的村落點點頭。

「好的，我們是要往前走的；等一下，」他叔叔囁囁着。

於是一切又靜寂了。伊利亞縮攏了身子，斜倚在馬車端頭，向着他叔叔同一個方向望過去。在稠密幽暗的林中，村莊已看不見了，但是在伊利亞，他覺得村裏的小屋和鄉人，市中心井邊的那株老楊樹，都歷歷如在目前。他彷彿看見他父親被繩子綁在楊柳樹下，穿着一件破襯衫；兩手交叉在背後，挺出了裸露的胸膛，他的頭，好像是連在那楊柳樹幹上似的。他像個死人，一動不動，兩眼露出一種可怕的神色，盯着那班農民看，他們聚集在村長家宅的附近。他們人數很多，都是滿臉殺氣，大聲辱罵他。孩子想到這些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喉嚨也哽住了。四周的靜寂無聲和寒夜的冷氣，使他幾乎哭出聲來；但是他不願打擾他的叔叔，拚命遏止了嗚咽，把可憐的小身體縮做一團。

突然，那淒慟的叫聲透過那靜寂的夜氣又響起來了。最初，聽來像是一聲沉重的嘆

息，嗚咽，一下却又變成一種哀痛的呻吟了：

「喔——喔——唷——喔——喔！」

孩子戰兢兢地依然縮緊了身子；那聲音却在四周顫動，愈來愈高，愈來愈響了。

「叔叔，是你在喊麼？」伊利亞叫了起來。

但倫斯不回答，也不動。孩子便跳下車來奔到叔叔身邊，倒在他的腳邊，握住他的一雙腿哭了起來。他在自己的嗚咽聲中，聽到叔叔的聲音在說：

「他們把我們趕出來。天哪！我們到哪裏去呢——唉！」

孩子爲嗚咽窒塞了，輕聲說道：

「等着，等到我長大起來。我會報復他們的是的——」

孩子漸漸哭得累了，開始瞌睡起來。叔叔把他抱在手裏，放上車去，然後自己回到小丘的老地方去，又慢吞吞地悲傷地呻吟起來。

伊利亞隔了很久還記得他初到城裏時的情景。那天朝上他很早醒來，一看前面橫着一條溷濁寬闊的大河，隔岸有座高山，山上蓋滿了紅綠屋頂的房子，四周繞着高大稠密的樹林，那些屋子隨着山坡的斜度一所高過一所，排列得緻密美觀，直達山顛，從山頂上成一直線傲然俯瞰着大河。禮拜堂的金十字架和圓屋頂，高出人家的屋頂，聳入雲際。太陽剛升起來，斜光在家家的玻璃窗上反映着，整個城市，飾着燦爛的光彩，如黃金一般的輝煌。

11
「啊，美極了！」孩子嚷着張大了眼睛，看着那幅美麗的圖畫，默默的讚美着，如同釘住了一般一動也不動。接着他胸中又湧起了一種不安的疑問，心想像他這樣矮小皮膚赤

黑蓬頭、穿破麻布褲子的孩子和那笨拙的駝背叔叔，究竟能夠住在什麼地方呢？他們准許我們進這個清潔富麗、閃耀着金光的大城市裏去嗎？他覺得他們的馬車所以歇在這邊岸上，也許就是因為襤褸醜陋的窮人是不准上城裏去的緣故；他又猜想叔叔定是去請求放他進城裏去的。

於是伊利亞耽心地朝四周尋找起他的叔叔來了。在他車前車後，停着許多運貨馬車；有些車上，木框子裏放着許多牛乳桶，還有些車上，裝着一籃籃的烏黃瓜、洋蔥、漿果和一袋袋的蕃薯。馬車上和馬車近邊，有許多鄉間男女，或是坐着，或是站着，在伊利亞看來，覺得他們似乎是一批特殊的人物。他們說話的聲音很高，又很爽朗；他們不穿藍麻布衣裳，穿的是漂亮的印花布或鮮紅的條子布。他們腳上差不多都穿着皮鞋；雖然有一個佩刀的人在他們附近逡巡——巡查或是警佐——可是他們不但怕他，竟至禮也沒有！人對他行一個！這一切使伊利亞看了非常高興。他坐在車上，俯瞰那美麗光輝的活畫，夢想着有一天他也能夠穿皮靴，穿紅條子絨布的襯衫。後來，但倫斯叔叔終於在許多農人

中間出現了。他一路走來，高高的抬起了頭，一步步重重的踏到砂地上；他喜氣揚揚，老遠就在對伊利亞微笑，他伸出了一隻手，在給伊利亞看些什麼東西。

「上帝是保佑我們的，伊利亞！所以叫你——不要耽心，我一點也不煩難的，把潘屈羅叔叔找到了。喏，這個現在給你吃吧。」

說罷他給伊利亞一個圓的硬脆餅。

孩子恭恭敬敬地接了過來，把它藏在襯衣裏邊，耽心地問道：

「他們允許我們到城裏去嗎？」

「馬上。渡船一到——我們就可以動身了。」

「我們也去麼？」

「怎的，當然；我們也要去的。我們不能住在這兒！」

「喔，我是怕他們不准我們去哩，但是，我們到那邊去住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「那個我可不知道。上帝會指示我們的。」

「我們如果能夠住在那所大的紅房子裏多好！」

「小鬼！那是兵營啦！當兵的才住在那裏的。」

「唔，那麼再上面的一所。」

「啊，那所給我們住又太高了。」

「那個不要緊，」伊利亞斷然說道，「我們可以爬上去的。」

「喔，寶貝，」但倫斯叔叔嘆了一聲，又走開了。

他們命裏注定住在靠近城市那邊的鎮口一所灰色大房子裏。這房子的四壁緊貼着許多小屋；其中也有幾所很新，但其餘的都很骯髒，變成灰色，和正屋一樣的古舊了。正屋上的門窗都已撓曲，到處在軋軋作聲。那些小屋，牆壁窗戶，彼此都擠在一塊，形成一堆朽木，上面覆了一層青苔。正屋前面有幾根柱子已向前突出；玻璃窗因久經歲月，已黯然不明；這種種形狀都顯得那屋子活似那個在這屋子裏開飯店的老闆，他也已年高髮白，眼睛和玻璃窗一樣的模糊不清了；走起路來，渾身倚在一根唧吱唧吱作響的粗手杖上，